# 舊唐書

三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上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儒學上

徐文遠　陸德明
曹憲 許淹 李善 公孫羅附　歐陽詢 子通
朱子奢　張士衡
賈公彥　張後胤
蓋文達　谷那律
蕭德言　許叔牙 子儒附
敬播　劉伯莊
秦景通　羅道琮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若於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

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昇平近代重文輕儒或參以法律儒道既喪淳風大衰故近理國多劣於前古自隋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以義寧三年五月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孫太學置生一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五十員上縣學並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别立小學二年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人弘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茲自八卦初陳九疇攸叙徽章互垂節文不備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尤明典憲啓生人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業蓋八百豐功茂德冠于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遲粤若宣父天資睿哲經綸齊魯之內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弘宣舊制四科之

教歷代不刊三千之文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著群生守祀不修明褒尚闕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且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士是以學者慕嚮儒教聿興至三年太宗討平東夏海內無事乃銳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舘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閤下及即位又於正殿之左置弘文學舘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經義商畧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召勳賢三品已上子孫弘文舘學士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爲先聖廟顏子爲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爲學官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士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筭合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玄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

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皷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顔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頴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能安生沈重陳太沈文何用弘正張譏隋何安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名奏聞當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伏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顔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其尊重儒道如此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於是醇醲日去

華競曰彰猶火銷膏而莫之覺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恡官爵取悅當時其國子祭酒多擾諸王及駙馬都尉準貞觀舊事祭酒孔穎達等赴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將取弘文國子生充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選前後不可勝數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爲意唯苟希僥倖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矣玄宗在東宮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即位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以爲儒學篇

徐文遠洛州偃師人陳司空孝嗣玄孫其先自東海徙家焉父徹梁秘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文遠屬江陵陷被虜於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爲事文遠日閱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

誦得之至於奧賾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
餘反重甚歎服之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玄感李密皆從
其受學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令往并州爲漢王諒講孝經禮記
及諒反除名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
魯達爲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爲太學博士時人稱文
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文遠所
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駮諸家又出己意博
而且辨聽者忘倦後越王侗署爲國子祭酒時洛陽飢饉文遠出城
樵採爲李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
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將軍時經興替倏焉已久今將
軍屬風雲之際爲義衆所歸權鎮萬物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弘尊師
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茲厚禮安不盡言乎但未審
將軍意耳欲爲伊霍繼絶扶傾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迫
險則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垂拜上公冀竭庸虛

臣奉國難所以未朝見者不測城内人情且欲先征化及報復宄恥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天闕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累顯忠節前受誤於玄感遂乃墮墜家聲行迷未達而迴車復路終於忠孝用康家國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頓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征化及還而王世充巳殺元文都等權兵專制密又問計於文遠荅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得識之是人殘忍意又褊促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畧及密敗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盡敬見之先拜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荅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後王世充僭號復以爲國子博士因出樵採爲羅士信獲之送于京師復授國子博士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封東莞縣男年七十四卒官撰左傳音三卷義疏

六十卷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蘇州吳人也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陳大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于承光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參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講恃貴縱辯衆莫敢當德明使與抗對合朝賞歎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陳亡歸鄉里隋煬帝嗣位以爲秘書學士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封其子爲漢王署德明爲師就其家將行束修之禮德明恥之因服巴豆散卧東壁下王世充子入跪牀前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於成皋杜絕人事王世充平太宗徵爲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尋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太宗後嘗閱德明

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東帛二百段子敦信龍朔中官至左侍極同東西臺三品

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秘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数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絶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爲十卷煬帝令藏于秘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所難字書所闕者録以問憲憲皆爲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爲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

李善者楊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明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于秘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秘書郎乾封中出爲經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卷行於代

歐陽詢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頠之孫也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揔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爲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

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　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
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
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紿云質汝父書迹之直通慕
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丁母憂居
喪過禮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直宿在省則席地藉
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家必衣縗絰號慟無恒自武德已來
起復後而能哀慼合禮者無與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家
人冬月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徹之五遷垂拱中至
殿中監賜爵渤海子天授元年封夏官尚書二年轉司禮卿判納言
事爲相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通與岑
長倩固執以爲不可遂忤諸武意爲酷吏所陷被誅神龍初追復官
爵

朱子奢蘇州吳人也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博觀子史善
屬文隋大業中直秘書學士及天下大亂辭職歸鄉里尋附于杜伏

威武德四年隨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可以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罪賜遺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為大國使必勿藉其束修為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悅夷虜之情遂為發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惜其才不至深譴令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仍為學士子奢風流蘊藉頗滑稽又輔之以文義由是數蒙宴遇或使論難於前十五年卒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也父之慶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喪母哀慕過禮父友齊國博士劉軌思見之每為掩泣謂其父曰昔伯饒號張曾子亦豈能遠過吾聞君子不親教當為成就之及長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此後徧講五經尤攻三禮仕隋為餘杭令後以年老歸鄉里貞觀中幽州都督燕王靈夔

備玄纁束帛之禮就家迎聘北面師之庶人承乾在東宮又加旌命及至洛陽宮謁見太宗延之升殿賜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承乾見之問以齊氏滅亡之由緒對曰齊後主悖虐無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瓌駱提婆韓長鸞等皆奴僕下才兇險無賴是信是使以爲心腹誅害忠良踈忌骨肉窮極奢靡剥喪黎元所以周師臨郊人莫爲用以至覆滅實此之由承乾又問曰布施營功德有果報不對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仁恕爲心如其貪𢙥無厭驕虐是務雖復傾財事佛無救目前之禍且善惡之報若影隨形此是儒書之言豈徒佛經所說是爲人君父當須仁慈爲人臣子宜盡忠孝仁慈忠孝則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則殃禍斯及此理昭然願殿下勿爲憂慮及承乾廢黜勅給乘傳令歸本鄉十九年卒士衡既禮學爲優當時受其業擅名於時者唯賈公彦爲最焉

賈公彦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子大隱官至禮部侍郎時有趙州李玄植又受三禮

於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玄植兼習春秋左氏傳於王德韶受毛詩於齊威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說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屢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玄植辨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令卒官

張後胤蘇州崑山人也父中有儒學隋漢王諒出牧幷州引爲博士後胤從父在幷州以學行見稱時高祖鎮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授春秋左氏傳武德中累除燕王諮議參軍貞觀中後胤上言陛下昔在太原問臣隋氏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奏對李姓必得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於此首謀長驅關右以圖帝業孰不幸賴此實微臣早識天命太宗曰此事並記之耳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爲萬乘主計臣功逾於先聖太宗甚悅賜良馬五匹拜燕王府司馬遷國子祭酒轉散騎常侍永徽初請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賜並同職事卒贈禮部侍郎陪葬昭陵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鬚貌有士君子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焉既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為師首抗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武德中累受國子助教太宗在藩召為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十年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十三年除國子司業俄拜蜀王師以王有罪坐免十八年授崇賢館學士尋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業知名當時稱為二蓋焉文懿者貝州宋城人也武德初歷國子助教時高宗別於秘書省置學教授王公之子時以文懿為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稱為九經庫尋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

為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

蕭德言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並有名於時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為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遺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顏閔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戶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版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問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尋賜爵封陽縣侯十七年拜秘書少

監兩宮禮賜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請致仕許之高宗嗣位以師傅恩加銀青光祿大夫永徽五年卒于家年九十七高宗爲之輟朝贈太常卿文集三十卷曾孫至忠自有傳

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宮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太子賜帛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貞觀二十三年卒子子儒

子儒亦以學藝稱長壽中官至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委令史句直以爲腹心注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卧時云句直平配由是補授失序無復綱紀道路以爲口實其所註史記竟未就而終

敬播蒲州河東人也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秘書內省佐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史成遷著作郎兼修國史與給事中

許敬宗撰高宗太宗實録自創業至于貞觀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賜物五百段太宗之破高麗名所戰六山爲駐蹕播謂人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盖以鑾輿不復更東矣卒如所言時梁國公房玄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也玄齡以顏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令播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尋以撰實録功遷太子司議郎時於此官置極爲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罔高不獲歷居此職叅傳晋書播與令狐德棻陽仁卿李巖等四人揔類會其刑部奏言準律謀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從重法制遣百寮詳議播議曰昆季孔懷天倫雖重比於父子性理已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迨子孫祚土錫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沾其蔭輙受其辜背禮違情殊爲太甚必期反茲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辰違深文於措刑之日臣將以爲不可詔從之永徽初拜著作郎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並依舊兼修國史又撰太

宗實録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 爲二十卷奏之賜帛三百段後坐事出爲越州都督府長史龍朔三年卒官播又著隋畧二十卷

劉伯莊徐州彭城人也貞觀中累除國子助教與其舅太學博士侯孝遵齊爲弘文館學士當代榮之尋遷國子博士其後又與許敬宗等參修文思博要及文館詞林龍朔中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代子之宏亦傳父業則天時累遷著作郎兼修國史卒於相王府司馬睿宗即位以故吏贈秘書少監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爲大秦君暐爲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景通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illegible][illegible]漢書學者又有劉納言亦爲當時宗匠納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爲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常撰詩謗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廢高宗見而怒之詔曰劉納言收其餘藝

參侍經史自府入官久淹歲月朝遊夕處竟無匡替闕忠孝之良規進諛諂之鄙說儲宮敗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從屏弃以勵將來可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也祖順武德初爲興州刺史勤於學業而慷慨有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閒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弃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屍柩不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湧沸道琮又呪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呪訖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當時識之稱道琮誠感所致道琮尋以明經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爲時所稱尋卒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上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下

劉昫 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儒學下

邢文偉　高子貢

郎餘令　路敬淳

王元感　王紹宗

韋叔夏　祝欽明

郭山惲　柳冲

盧粲　尹知章

徐岱　蘇弁 兄衮 兄冕

陸質　馮伉

韋表微 子蟾　許康佐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少與和州高子貢壽州裴懷貴俱以博學知

名於江淮間咸亨中累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輙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日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未敢逃死謹守禮經輙申減膳太子荅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清朝夕承親以無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爲先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勗戒聿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彌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是益知名其後右史缺官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則天臨朝累

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遷內史天授初內史宗秦客以姦贓獲罪文偉坐附會秦客貶授珍州刺史後有制使至其州境文偉以爲殺己遽自縊而死

高子貢者和州歷陽人也弱冠遊太學徧涉六經尤精史記與文偉及亳州朱敬則爲莫逆之交明經舉歷秘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弃官而歸屬徐敬業作亂於楊州遣弟敬猷統兵五千人緣江西上將逼和州子貢率鄉曲數百人拒之自是賊不敢犯以功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虢王鳳之子東莞公融曾爲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情義特深及融爲申州陰懷異志令黃公譔結交於子貢推爲謀主潛謀密議書信往復諸王內外相應皆出自其策尋而事發被誅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也祖楚之少與兄蔚之俱有重名隋大業中蔚之爲左丞楚之爲尚書民曹郎煬帝重其兄弟稱爲二郎楚之武德初爲大理卿與太子少保李綱侍中陳叔達撰定律令後受詔招諭

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兵刃又誘以厚利楚之竟不爲屈及還以年老致仕貞觀初卒時年八十餘令父知運貝州刺史兄餘慶高宗時萬年令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遺後卒於交州都督餘令少以博學知名舉進士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爲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衆欲自焚長史裴照率官屬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性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因收僧按問果得詐狀孝敬在東宮餘令續梁元帝孝德傳撰孝子後傳三十卷以獻甚見嗟重累轉著作佐郎撰隋書未成會病卒時人甚痛惜之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閭門遇盜文逸潛居草澤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侶閔其謹愿勸以不當滅性捃拾以食之遞負之而行遂免於難貞觀末官至申州司

馬敬淳與季弟敬潛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而孝友篤敬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免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不之識也後舉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授崇賢館學士數受詔修緝吉凶雜儀則天深重之萬歲通天二年坐與綦連耀結交下獄死敬淳尤明譜學盡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已來無及之者撰著姓畧記十卷行於時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神龍初追贈秘書少監敬潛仕至中書舍人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岳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元感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寐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

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
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荅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
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
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
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
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
春宮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王紹宗揚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書銓曾孫也其先自琅邪徙焉紹
宗少勤學徧覽經史尤工草隸家貧常傭力寫佛經以自給每月自
支錢足即止雖高價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淨自守垂拱十
年文明中徐敬業扵揚州作亂聞其高行遣使徵之紹宗稱疾固辭
又令唐之奇親詣所居逼之竟不起敬業大怒將殺之之奇曰紹宗
人望殺之恐傷士衆之心由是獲免及賊平行軍大總管李孝逸以
其狀聞則天驛召赴東都引入禁中親加慰撫擢拜太子文學累轉

秘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加厚禮易之伏誅紹宗坐以交往見廢卒于鄉里

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禮其叔父太子詹事琨嘗謂曰汝能如是可以繼丞相業矣舉明經調露年累除太常博士後屬高宗崩山陵舊儀多廢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太隱太常博士裴守貞等草創撰定由是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別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眞弘典式自今司禮所修儀注並委叔夏等刊定訖然後進表長安四年擢春官侍郎神龍初轉太常少卿充建立廟社使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三年拜國子祭酒累封沛國郡公卒時年七十餘撰五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諡

曰文子絹太常卿

祝欽明雍州始平人也少通五經兼涉衆史百家之說舉明經長安元年累遷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欽明兼充侍讀二年遷太子少保中宗即位以侍讀之故擢拜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加位銀青光禄大夫歷刑部禮部二尚書兼修國史仍舊知政事累封魯國公食實封三百戶尋以匿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授中州刺史久之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祭遂建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不預則攝而爲徹豆籩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追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殯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群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

服第一褘衣第二揄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即助祭小祀即知揄狄助祭中祀褘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袞冕先公鷩冕鄭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褘衣助祭先王揄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且周禮正文凡祭王后不預既不專言宗廟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王后親舂其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王后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專主宗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文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亦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王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合精夫婦

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帝頗以爲疑召禮官親問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謹按魏晉宋及齊梁周隋等歷代史籍至於郊天祀地並無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議曰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義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爲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天地爲大祭也何以明之按爵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斝之卒爵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

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據祭天無祼亦無瑶爵此乃宗廟禰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即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薦而豆籩欽明唯執此文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攄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齊制大號理其禮制相天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巳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巳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廟之事故唯言大祀也若云王后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天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無佐無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王

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賛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賛佐並請明徴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内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褘衣揺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揺翟祭先公及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賔客則服之褖衣燕居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宗明二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助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服明矣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乗也厭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乗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乗也翟車者后求桑所乗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乗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賛云祭天無祼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

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爲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祭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時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希旨協同欽明之議上納其言竟以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以執籩豆及禮畢特詔齋娘有夫婿者咸爲改官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及郭山惲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

行崇班列爵賞爲叨忝而消塵莫刻諂佞爲能遂使曲臺之禮圜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明馭曆賢良入用惟玆小人猶在朝列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後入爲崇文館學士尋卒

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伎藝以爲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怒爲忤旨遽止之翌日帝嘉山惲之意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貯古今八索九丘由來徧覽前言往行寔所該詳昨者因其預遊式宴朝彥既乗驩洽咸使詠歌遂能志在匡時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示褒揚美玆鯁直賜時服一副

尋與祝欽明同獻皇后助祭郊祀之議景雲中左授括州長史開元初復入爲國子司業卒于官

柳冲蒲州虞鄉人也隋饒州刺史莊曾孫也其先仕江左世居襄陽陳亡還鄉里父楚賢大業末爲河北縣長時堯君素固守郡城以拒義師楚賢進說曰隋之將亡天下皆知唐公名應圖籙動以信義豪傑響應天所贊也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爲福今其時也君素不從楚賢潛行歸國高祖甚悅拜侍御史貞觀中累轉光祿少卿使突厥撫李思摩子突厥贈馬百疋及方物悉拒而不受累轉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刺史冲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天授初爲司府主簿受詔往淮南安撫使還賜爵河東縣男景龍中累遷爲左騎常侍修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學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別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冲乃上表請改修氏族中宗命冲與左僕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繼而卒乃遷爲外職至先天初冲

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奏上冲後歷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開元二年又勑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録奏上賜絹百疋五年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代孫祖彥卿撰後魏紀二十卷行於時官至合肥令叔父行嘉亦有學涉高宗時爲雍王記室粲博覧經史弱冠舉進士景龍二年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勸中宗下勅令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駁奏曰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君之貴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初啓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後安樂公主壻武崇訓爲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爲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温監護葬事履温諷公主奏請依永

泰公主故事爲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爲名春秋左氏傳云衛孫桓子與齊戰衛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以免衛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請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勑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自特爲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册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傍朞盖爲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

夫贈賵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安樂公
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
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
非所謂垂法將來作則群辟者也帝竟依粲所奏公主大怒粲以忤
旨出爲陳州刺史累轉秘書少監開元初卒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
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駙
馬都尉武攸暨重其經學奏授其府定王文學神龍初轉太常博士
中宗初即位建立宗廟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爲始祖以備七代之數
知章以爲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特奏議以爲不可當時竟從知章
之議俄拜陸渾令以公事棄官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職歸田園與
知章共居汝洛間以修學爲事睿宗初即位中書令張說薦知章有
古人之風足以坐鎮雅俗拜禮部員外郎俄轉國子博士後秘書監
馬懷素奏引知章就秘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知章雖居吏職歸家

則講授不輟尤明易及莊老玄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匱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性和厚喜愠不形於色未嘗言及家人産業其子嘗請併市樵米以備歲時之費知章曰如汝所言則下人何以取資吾幸食祿不宜奪其利也竟不從開元六年卒時年五十有餘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立碑於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翌開元中爲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也家世以農爲業岱好學六籍諸子悉所探究總辨問無不通難莫能詘大曆中轉運使劉晏表薦之授校書郎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厚遇之勑故所居爲復禮鄉尋爲朝廷推援改河南府偃師縣尉建中年禮儀使蔣鎮特薦爲太常博士掌禮儀從幸奉天興元改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遷水部郎中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讀尋改司封郎中擢拜給事中加兼史舘修撰並依舊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語亦不

談人之短婚嫁甥姪之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然悋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卒時年五十上歎惜之賻以帛絹皇太子又遺絹一百疋贈禮部尚書

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曾叔祖良嗣天后朝宰相國史有傳弁少有文學舉進士授秘書省正字轉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蒼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駕至迎扈儲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賊平拜監察御史歷三院累轉倉部郎中仍判度支案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特開延英面賜金紫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副知之號自弁始也承延齡之後以寛簡代煩苛人甚稱之遷户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鄭儒立對伏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已下貞

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叙定班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仍紿云自巳宰相請依舊故爲儒立彈之旋坐給長武城軍粮朽敗貶河州司户参軍當德宗時朝臣受譴少蒙再録至晩年尤甚唯弁與韓皐得起爲刺史授滁州轉杭州弁與兄冕衮皆以友弟儒學稱冕纘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弁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刋校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秘閣焉貞元二十一年卒于家

衮自賛善大夫貶永州司户参軍勑蘇衮貶官本縁弟連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勤廻任歸私第衮年且七十兩目無見巳逾年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貶上聞之哀憫故許還家尋卒初冕既坐弁貶官或有人言衮才學上悔不早知業巳貶出又復還衮難於再追冕乃止

陸質呉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爲異儒頗傳其學由是知名陳少遊鎮楊州

愛其才辟爲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中坐細故改國子博士歷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位質素與韋執誼善由是徵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仍改賜名質時執誼得幸順帝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上在春宮執誼懼質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因用解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未幾病卒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並行於代貞元二十一年卒

馮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後家于京兆少有經學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充睦王已下侍讀澤潞節度使李抱貞卒爲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令縣中百姓多猾爲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爲

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別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順宗即位拜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同三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復領太學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子蒭進士擢第又登制科仕至尚書郎

韋表微始舉進士登第累佐藩府元和十五年拜監察御史逾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遷左補闕庫部員外郎知制誥滿歲擢遷中書舍人俄拜戶部侍郎職並如故時自長慶寶曆國家比有變故凡在翰林遷擢例無滿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命服金紫承遇恩渥盛于一時卒年六十表微少時尅苦自立著九經師授譜一卷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子蟾進士登第咸通末爲尚書左丞

許康佐父審康佐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或怪笑而不荅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始知其不擇祿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遷侍御史轉職方員外郎累遷至駕部郎中充翰林侍講學士仍賜金紫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皆在內庭爲戶

部侍郎以疾解職除兵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撰九鼎記四卷弟兗佐元佐兗佐子道敏並登進士第歷官清顯

贊曰積學成功開談辨治儒道玄機聖人雅旨出必由戶行跡其軌邈有其人光乎信史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下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上

劉　昫　等撰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文苑上


孔紹安　袁朗　賀德仁
庾抱　蔡允恭　鄭世翼
謝偃　崔信明　張藴古
劉胤之　張昌齡　崔行功
孟利貞　董思恭　元思敬
徐齊聃　杜易簡從祖弟審言
盧照隣　楊炯　王勃兄勔勮
駱賓王　鄧玄挺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楊之述作謂采采芣苢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

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寔以淳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後致遠不泥末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爲通論夫孰鑒窮形持衡品物非伯樂不能分駑驥之狀非延陵不能別雅鄭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異聞韶之歎近代惟沈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雲淵之抑鬱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不獨子建總建安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樽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爲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横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煇爍古今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蕡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肆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絕若[illegible]色澤無假淬磨孔璣翠羽自成華彩致之文苑實煥緗圖其間爵位崇

高別爲之傳今採孔紹安已下爲文苑三篇覲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詞知名十三陳亡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書誦古文集數十萬言外兄虞世南歎異之紹新嘗謂世南曰本朝淪陷分從湮滅但見此弟竊謂家族不亡矣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時人稱爲孫孔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時高祖爲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兩匹錢米絹布等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監高祖軍先紹安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祗爲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尋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卷子禎高祖時爲蘇州長史曹王明爲刺史不循法度禎每進諫明曰寡人天子之弟豈失於爲王哉禎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不悅明

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禎捕而杖殺之明後果坐法遷於黔中謂人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於此禎累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謚曰温子季詡早知名官至左補闕紹安孫若思若思孤毋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年少時有人賫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黄金何不總取若思曰若價比金寶此爲多矣更截去半以還之明經舉累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置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尋遷給事中中宗即位敬暉桓彦範等知國政以若思多識故事所有改革大事及疑議多訪於若思再轉禮部侍郎出衛州刺史先是諸州别駕皆以宗室爲之不爲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别駕李道欽犯狀請加鞫訊乃詔别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俄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禄大夫賜絹百疋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封梁郡公開元十七年卒謚曰惠

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陳郡仕江左世爲

冠族陳亡徙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秘書郎甚爲尚書令江總所重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爲盛作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爲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賞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遷秘書丞陳亡仕隋爲尚書儀曹郎武德初授齊王文學祠部郎中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貞觀初卒官太宗爲之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袁朗在任雖近然其性謹厚特使人傷惜因勅給其喪事幷存問妻子有文集十四卷從父弟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武德中齊王元吉聞其名召爲學士府廢累轉建昌令在任清靜士吏懷之高宗在藩太宗選學行之士爲其僚屬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因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郡僚表請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托疾獨不署名此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先風由是召守晉王友仍令侍讀加授弘文館學士未幾卒朗從祖弟利貞

陳中書令敬之孫也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永隆二年王立爲皇太子百官上禮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并設九部伎及散樂利貞上䟽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和微臣庸蔽不閑典則忝預禮司輕陳狂瞽帝納其言即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酒酣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䟽直言不加厚賜何以奬勸賜物百段俄遷祠部員外郎卒中宗即位以侍讀恩追贈秘書少監朗十三代祖漢司徒滂滂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尚書準準生東晉右將軍豫章太守冲冲生司徒從事中郎躭躭生瑯瑯內史質質生冊陽尹宋公長史豹豹生宋吳郡太守洵累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左僕射雍州刺史顗高祖司空察昔死國難曾祖梁中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爲吳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久辭朝命父樞叔父憲仕陳皆爲陳僕射叔祖敬

中書令及陳亡憲冑雖扶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族雖瑯琊王氏繼有台鼎而歷朝首爲佐命鄙之不以爲伍朗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嘗因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誼揖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矚始可稱舉此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求於祿利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以爲門戶沛懷慙而退時人以爲口實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也父朗陳散騎常侍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時人方之荀氏陳鄱陽王伯仙爲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爲高陽里德仁事陳至吳興王友入隋僕射楊素薦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及煬帝即位豫章王改封齊王又授齊王府屬及齊王獲譴府僚皆被誅責

惟德仁以忠謹免罪出補河東郡司法素與隱太子善及高祖平京師隱太子封隴西公用德仁爲隴西公友尋遷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習吏事轉太子洗馬時蕭德言亦爲洗馬陳子良爲右衛率府長史皆爲東宮學士貞觀初德仁轉趙王友無幾卒年七十餘有文集二十卷德仁弟子紀鼓亦以博學知名高宗時紀官至太子洗馬修五禮鼓至率更令兼太子侍讀兄弟並爲崇賢館學士學者榮之

庾抱潤州江寧人也其先自潁川徙家焉祖眾陳御史中丞父超南平王記室抱開皇中爲延州參軍事後累歲調吏部尚書牛弘知其有學術給筆札令自序援翰便執弘甚奇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禮賜甚優會皇孫載誕太子宴賓客抱於坐中獻嫡皇孫頌深被嗟賞後爲越巂主簿稱病不行義寧中隱太子弘引爲隴西公府記室時軍國多務公府文檄皆出於抱尋轉太子舍人未幾卒有集十卷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也祖點梁尚書儀曹郎父大業後梁左民尚書允恭有風彩善綴文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雅善吟詠煬帝屬

詞賦多令諷誦之嘗遣教宮女允恭深以爲耻因稱氣疾不時應召煬帝又許授以內史舍人更令入內教宮人允恭固辭不就以是稍被踈絕江都之難允恭從宇文化及西上沒於竇建德及平東夏太宗引爲秦府叅軍兼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尋致仕卒于家有集十卷又撰後梁春秋十卷

鄭世翼鄭州滎陽人也世爲著姓祖敬德周儀同大將軍父機司武中士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歷萬年丞楊州録事叅軍數以言辭忤物稱爲輕薄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淩轢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百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對擁檝而去世翼貞觀中坐怨謗配流巂州卒文集多遺失撰交遊傳頗行於時

謝偃衛縣人也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齊散騎常侍改姓謝氏偃仕隋爲散從正員外貞觀初應詔對策及第歷高陵主簿十一年駕幸東都穀洛泛溢洛陽宮詔求直諫之士偃上封事極言得失太宗稱

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拜魏王府功曹偃嘗爲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召見自制賦序言區宇乂安功德茂盛令其爲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賜綵數十匹偃又獻惟皇誡德賦以申諷曰臣聞理忘亂安忘危失此四者人君莫不皆然是以夏桀以瑤臺璇室爲麗而不悟鳴條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玉杯爲華不知牧野白旗之敗故當其盛也謂四海爲己力及其衰焉乃匹夫之不制當其信也謂天下爲無危及其疑也則顧眄皆讐敵是知必有其德則誠結戎夷化行荒裔苟失其度則變生骨肉釁起腹心矣是以爲人主者不可忘初處殿堂則思前王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今己之所以貴巡府庫則思今己之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爲己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苟弗忘舊則人無易心則何患乎天下之不化故旦行之則爲堯舜暮失之則爲桀紂豈異人哉其詞曰周墳籍以遷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書契崇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

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唯賢是授唯人斯恤則三皇不足六五帝不足十若夫恃聖驕力狼戾倔強忠良是棄諂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以絕壤厚賦重斂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在危所恃居安勿忘功臣無逐故人無放放故者亡逐功者喪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甚易存之實難是以一人有悅萬國同歡一人失所兆庶俱殘喜則隆冬可熱怒則盛夏成寒一動而八表亂一言而天下安舉君過者曰忠述主美者爲佞苟承顏以順旨必蔽視而稱聖故使曲者亂直邪者疑正改華服以就胡變雅音而入鄭雖往古之軌躅亦當今之龜鏡往嵬龍殿赫奕鳳門苞四海以稱王冠天下而獨尊既兄日而姊月亦父乾而母坤視則金翠溢目聽則絲竹盈耳信賞罰之在躬寔榮辱之由己語羲皇而易匹言堯舜之可擬驕志自此而生侈心因茲而起常懼覆而懼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潛龍之初當懷布衣之始在位稱寶居器曰神鐘鼓庭設玉帛階陳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

代當思後人唯德可以久天道無常親時李百藥工為五言詩而偃善作賦時人稱為李詩謝賦焉十七年府廢出為湘潭令卒文集十卷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也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曾孫也祖縉北海郡守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樹鼓翼齊鳴聲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為火火為離離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贍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達耳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欲引用之信明族弟敬素為建德鴻臚卿說信明曰隋主無道天下鼎沸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兄遁跡下僚不被收用謙讓所以不報范中行秪以衆人遇我者也夏王英武有併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此時不立功立事豈是見幾而作者乎信明曰昔申

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偽主求斗筲之職遂踰城而遁隱於太行山貞觀六年應詔舉授興世丞遷秦川令李信明頗蹇傲自伐常賦詩吟嘯自謂過於李百藥時人多不許之又矜其門族輕侮四海士望由是為世所譏子冬日則天時為黃門侍郎被酷吏所殺

張蘊古相州洹水人也性聰敏博涉書傳善綴文能背碑覆局尤曉時務為州閭所稱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以諷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兢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福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己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同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

縱縱欲成灾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情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王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惟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胷臆思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申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

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翕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文以心應言與行苞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玆在玆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孝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妖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耶令斬於東市太宗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蘊古始也

劉胤之徐州彭城人也祖穰之後魏臨淮鎮將胤之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爲忘年之友武德中御史大夫杜淹表薦之再遷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累轉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及實錄奏上之封陽城縣男尋以老不堪著述出爲楚州刺史卒弟子延祐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爲畿邑當時之冠司空李勣嘗謂曰

足下春秋甫爾便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後歷右司郎中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之亂楊州初平所有刑名莫能決定延祐奉使至軍所決之時議者斷受賊五品官者斬六品者流延祐以爲諸非元謀迫脅從盜則寘極刑事涉枉濫乃斷受賊五品者流六品已下俱除名而已其得全濟者甚衆出爲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嶺南俚戶舊輸半課及延祐到遂勒全輸由是其下皆怨謀欲將叛延祐乃誅其首惡李嗣仙垂拱三年嗣仙黨與丁建李思慎等遂率衆圍安南府時城中勝兵不過數百乃禁門堅守以俟隣境之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災樂禍欲因危立功遂按兵縱敵使其爲害滋甚延祐遂爲思慎所害其後桂州司馬曹玄靜率兵討思慎等擒之盡斬於安南城下徹之從父兄子藏器亦有詞學官至宋州司馬藏器子知柔開元初爲工部尚書知柔弟知幾避玄宗名改子玄自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弱冠以文詞知名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

時廢此科巳乆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甚悅因謂之曰昔禰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減二賢宜追鑒前軌以副吾所取也乃勑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尋為崑山道行軍記室破盧明月平龜茲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再轉長安尉出為襄州司戶丁憂去官後賀蘭敏之奏引於北門脩撰尋又罷去乾封元年卒文集二十卷兄昌宗亦有學業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也自博陵徙家焉行功少好學中書侍郎唐儉愛其才以女妻之儉前後征討所有文表皆行功之文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敷奏嘗兼通事舍人內奉坐事貶為游安令尋徵為司文郎中當時朝廷大手筆多是行功及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先是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進內貯庫別置讎校二十人書手一百人徵改職之後令虞世南顏師

古等續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畢顯慶中罷讎校及御書手令工書人繕寫計直酬傭擇散官隨番讎校其後又詔東臺侍郎趙仁本東臺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等相次充使檢校又置詳正學士以校理之功仍專知御集遷蘭臺侍郎咸亨中官名復舊改爲秘書少監上元元年卒官有集六十卷兄子玄暕別有傳行功前後預撰晉書及文思博要等同時又有孟利貞董思恭元思敬等並以文藻知名

孟利貞者華州華陰人也父神慶高宗初爲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貞初爲太子司議郎中宗在東宮深懼之受詔與少師許敬宗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董思恭等撰瑤山玉彩五百卷龍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稱善加級賜物有差利貞累轉著作郎加弘文館學士垂拱初卒又撰續文選十三卷兄允忠垂拱中爲天官侍郎

董思恭者蘇州吳人所著篇詠甚爲時人所重初爲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而死

元思敬者總章中爲協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

於世

徐齊聃湖州長城人也父孝德以女爲才人官至果州刺史齊聃少善屬文高宗時累遷蘭臺舍人時勑令有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齊聃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爲友匪唯尊賴師資固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集園綺寤寐應劉階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示播崇賢之美今乃使氈裘之子解辮而侍春闈冐頓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慇懃於此防微之至也齊聃又嘗上奏曰齊獻公即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公廟甚脩崇而齊獻公廟遷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重示海內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其言齊聃善於文誥甚爲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勑間日來往焉以漏泄機密左授蘇州司馬俄又坐事配流欽州咸亨中卒年四十餘睿宗即位追錄舊恩累贈禮部尚書子堅別有傳

杜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毘曾孫也九歲能屬文及長博學有高名姨兄中書令岑文本甚推重之登進士舉累轉殿中侍御史咸亨中爲考功員外郎時吏部侍郎裴行儉李敬玄相與不叶易簡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儉之旨上封陳敬玄罪狀高宗惡其朋黨左轉易簡爲開州司馬尋卒易簡頗善著述撰御史臺雜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於代易簡從祖弟審言

審言進士舉初爲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累轉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戶參軍又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爲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

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爲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拜著作佐郎俄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與張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嶺外尋召授國子監主簿加脩文館直學士年六十餘卒有文集十卷次子閑閑子甫別有傳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就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群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誦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照鄰既沉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兄光乘亦知名長壽中爲龍州刺史

楊炯華陰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官至右衛將軍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儀鳳中太常博士蘇知幾上表

以公卿巳下冕服請別立節文勑下有司詳議熲獻議曰古者太昊庖羲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之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大澤霑下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機布殺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武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能兩巳相背象君臣

可否相齊也迨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深沉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岳瀆之神也武蜼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土穀之神也社稷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群小祀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化理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知幾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是無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殫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未可紀其名實固不

可畢陳於法服也雲也者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辨祥刑之職也熊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絺冕四章五品服之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唯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幾所請炯俄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祖弟神讓犯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

月望日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寮觀之炯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炯至官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牓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無何卒官中宗即位以舊寮追贈著作郎文集三十卷炯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隣可以企及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開元中說為集賢大學士十餘年常與學士徐堅論近代文士悲其凋喪堅曰李趙公崔文公之筆術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欝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

詞人之優劣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體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堅以為然虔威子德幹高宗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子神讓天授初與徐敬業於楊州謀叛父子伏誅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楊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時福郊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岳頌時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為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鬬雞互有勝負勃戲

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搆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洩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畤爲雍州司戶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勮弱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長壽中擢爲鳳閣舍人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閤同日授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勮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勮頗任權勢交結非類萬歲通天二年綦連耀謀逆事泄勮坐與耀善并弟勔並伏誅勔累官至涇州刺史神龍初有詔追復勮勔官位福畤天后朝以子貴累轉澤州長史卒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隣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

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果如其言勃文章邁捷下筆則成尤好著書撰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等書數部勃亡後並多遺失有文集三十卷勃聰警絕衆於推步曆筭尤精嘗作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千年合承周隋短祚其論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曆之數也自黃帝至漢並是五運真主五行已遍土運復歸唐德承之宜矣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然落魄無行好與博徒遊高宗末爲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而去文明中與徐敬業於楊州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敬業敗伏誅文多散失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兗州人郄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

鄧玄挺雍州藍田人少善屬文累遷左史坐與上官儀善出為頓丘令有善政璽書勞問累授中書舍人性俊辨機捷過人每有嘲謔朝廷稱為口實則天臨朝遷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為時談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為鄧渴為牓於衢路自有唐已來掌選之失未有如玄挺者坐此左遷澧州刺史在州復以善政聞遷晉州刺史召拜麟臺少監重為天官侍郎其失又甚於前玄挺女為道王子諲妻又與蔣王子煒相善諲謀迎中宗於房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作急計如何玄挺雖皆不荅而以不告永昌元年得罪下獄死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上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中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刊　沈桐同校



## 文苑中

郭正一　元萬頃 范履冰 苗神客 周思茂 附
胡楚賓　喬知之 弟侃 備 劉希夷 附
劉允濟　富嘉謨 吳少微 谷倚 附
員半千 丘悅 附　劉憲 父思立 子適 司馬鍠 梁載言 附
沈佺期 弟全交 附　陳子昂 閭丘均 附
宋之問 弟之悌 之遜 附　閻朝隱
王無競　李適
尹元凱　賈曾
許景先　賀知章
席豫 徐安貞 附　齊澣

王翰　　李邕

孫逖子宿絳成　宿子公器　公器子簡　範

郭正一定州彭城人貞觀中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二年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與魏玄同郭待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爲名自正一等始也永淳二年正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勑多出其手當時號爲稱職則天臨朝轉國子祭酒罷知政事尋出爲晉州刺史入爲麟臺監又檢校陜州刺史永昌元年爲酷吏所陷流配嶺南而死家口籍没文集多遺失先是儀鳳中吐蕃入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十八萬與蕃將倫欽陵戰于青海王師大敗審禮没于陣高宗駭然乃召侍臣問以禦戎之策正一對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絶空勞士馬虚費粮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擾伺國用豐足人心叶同寛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亦以爲嚴守爲便

正一才略率多此類

元萬頃洛陽人後魏景穆皇帝之裔祖白澤武德中總管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總管記室別帥馮本以大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乗危迫之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爲必斬之萬頃爲解釋之乃止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緑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緑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後會赦得還拜著作郎時天后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賔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卷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密令萬頃等叅决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然性疎曠不拘細節無儒者之風則天臨朝遷鳳閣舍人無幾擢拜鳳閣侍郎萬頃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永昌元年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

時神客楚賔巳卒履氷思茂相次爲酷吏所殺
范履氷者懷州河内人自周王府戸曹召入禁中凡二十餘年垂拱中歴鸞臺天官二侍郎尋遷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元年坐嘗舉犯逆者被殺
苗神客者滄州東光人官至著作郎
周思茂者貝州漳南人少與弟思鈞俱早知名自右轉太子舍人與范履氷在禁中最蒙親遇至於政事損益多參預焉累遷麟臺少監崇文舘學士垂拱四年下獄死
胡楚賔者宣州秋浦人屬文敏速每飲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賔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詔得賜又出然性慎密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荅以他事而已自殷王文學拜右史崇賢直學士而卒
喬知之同州馮翊人也父師望尚高祖女盧陵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知之與弟侃備並以文詞知名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

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緑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佀開元初爲兖州都督備預脩三教珠英長安中卒於襄陽令時又有汝州人劉希夷善爲從軍閨情之詩詞調哀苦爲時所重志行不脩爲姦人所殺

劉允濟洛州鞏人其先自沛國徙焉南齊彭城郡丞瓛六代孫也少孤事母甚謹博學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弱冠本州舉進士累除著作佐郎允濟嘗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于戰國遺事撰魯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遷左史兼直弘文舘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歎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天授中爲來俊臣所構當坐死以其母老特許終其餘年仍晝繫獄久之會赦免貶授大庾尉長安中累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未幾擢拜鳳閣舍人中興初坐與張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長史爲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尋丁母憂服闋而卒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富吳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鍾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并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嘉謨後爲壽安尉預修三教珠英中興初爲左臺監察御史卒有文集五卷少微亦舉進士累至晉陽尉中興初調於吏部侍郎韋嗣立稱薦拜右臺監察御史卧病聞嘉謨死哭而賦詩尋亦卒有文集五卷嘉謨與少微在晉陽魏郡谷倚爲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倚後流寓客死文章遺失微子華開元中爲中書舍人

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喪畢而去上元初應八科師舉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饑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

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黄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尋又應嶽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擢爲上第垂拱中累補左衛冑曹仍充宣慰吐蕃使及引辭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制也即日使入閣供奉證聖元年半千爲左衛長史與鳳閣舍人王處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並爲弘文館直學士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於顯福門待制半千因撰明堂新禮三卷上之則天封中嶽半千又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以進則天稱善前後賜絹

千餘匹長安中五遷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預脩三教珠英中宗時爲濠州刺史睿宗即位徵拜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開元二年卒文集多遺失半千同時學士丘悅

丘悅者河南陸渾人也亦有學業景龍中爲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燿卿俱爲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撰三國典略三十卷行於時

劉憲宋州寧陵人也父思立高宗時爲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踊躍參迎必難抑止集衆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滯既緣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驛之處其馬稍難簡擇公私須預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墾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爲一

馬遂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閑時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不行後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尋卒官憲弱冠舉進士累除冬官員外郎天授中受詔推按來俊臣憲嫉其酷暴欲因事繩之反爲俊臣所搆貶鄰水令再遷司僕丞及俊臣伏誅擢憲爲給事中尋轉鳳閣舍人神龍初坐嘗爲張易之所引自吏部侍郎出爲渝州刺史俄復入爲太僕少卿兼脩國史加脩文館學士景雲初三遷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啓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于光耀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絶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資略知大意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荅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奉甚玄宗甚嘉納之明年憲卒贈兗州都督有集三十卷初則天時勑吏部糊名考選人判以求才彦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相次判入第二等

王適幽州人官至雍州司功
司馬鍠洛州溫人也神龍中卒于黃門侍郎
梁載言博州聊城人歷鳳閣舍人專知制誥撰具員故事十卷十道志十六卷並傳於時中宗時爲懷州刺史
沈佺期相州內黃人也進士舉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預脩三教珠英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與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爲沈宋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贓配流嶺表神龍中授起居郎加脩文館直學士後歷中書舍人太子詹事開元初卒有文集十卷弟全交及子亦以文詞知名
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爲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曰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昧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

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義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恂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恊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亦欲陪葬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臣竊惑以爲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堦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都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取胡宛之利南

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儲然後能削平天下憚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儻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

群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 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遂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列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峰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視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乃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爭臣之

策采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
不幸甚昔者平王遷都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
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
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
聖人所以貴也夫小不忍亂大謀仲尼之至誡願陛下察之若以臣
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未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
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資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
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郟州之郊東犯
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
深料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
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斯言豈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則天
將事雅州討生羌子昂上書曰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
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

蕃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姦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夫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屠十一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爲廊廟之器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囚虜庭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顦顇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爲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幷諸侯以爲不兼實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

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竇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
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
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狠之喙而
不得侵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
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
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
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地不
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況
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
殺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
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眞圖此姦利傳檄
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師大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
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眞贓錢已計鉅萬矣蜀
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愚意者不有

姦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討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莫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横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有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踈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况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者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亡國破家未甞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况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

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祿伏願
陛下熟計之再轉右拾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
徐元慶父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
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
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
時議者咸以子昂爲是俄授麟臺正字武攸宜統軍北討契丹以子
昂爲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在鄉爲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
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子昂褊躁
無威儀然文詞宏麗甚爲當時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黃門侍郎盧藏
用爲之序盛行於代子昂卒後益州成都人閭丘均亦以文章著稱
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而公主被誅均坐貶爲
循州司倉卒有集十卷

宋之問虢州弘農人父令文有勇力而工書兼屬文高宗時爲左驍
衛郎將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

右者初徵令與楊烱分直內教俄授洛州參軍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易之兄弟雅愛其才之問亦傾附焉預修三教珠英常扈從遊宴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及易之等敗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洛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由是深為義士所譏景龍中再轉考功員外郎時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薛稷杜審言等首膺其選當時榮之及典舉引拔後進多知名者尋轉越州長史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徙所之問再被竄謫經途江嶺所有篇詠傳布遠近友人武平一為之纂集成十卷傳於代世人以之問父為三絕之問以文詞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遜善書議者云各得父之一絕之悌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為益州長史劒南節度兼採訪使尋遷太原尹

閭朝隱趙州欒城人也少弟仙舟俱知名朝隱文章雖無風雅之體善構奇甚爲時人所賞累遷給事中預脩三教珠英張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隱及宋之問潛代爲之聖曆二年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悅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及將康復賜絹綵百匹金銀器十事俄轉麟臺少監易之伏誅坐徙嶺外尋召還先天中復爲秘書少監又坐事貶爲通州別駕卒官朝隱脩三教珠英時成均祭酒李嶠與張昌宗爲修書使盡收天下文詞之士爲學士預其列者有王無競李適尹元凱並知名於時自餘有事跡者各見其本傳

王無競者字仲烈其先琅邪人因官徙居東萊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孫父侃棣州司馬無競有文學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歷秘書省正字轉右武衛倉曹洛陽縣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

轉無競爲太子舍人神龍初坐訶詆權倖出爲蘇州司馬及張易之等敗以嘗交往再貶嶺外卒於廣州年五十四

李適者雍州萬年人景龍中爲中書舍人俄轉工部侍郎睿宗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師及還適贈詩敘其高尚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之士無不屬和凡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敘之謂之白雲記頗傳於代尋卒

尹元凱者瀛州樂壽人初爲磁州司倉坐事免乃棲遲山林不求仕進垂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特相友善徵拜右補闕卒於并州司馬

賈曾河南洛陽人也父言忠乾封中爲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及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門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illegible]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侃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過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累轉

吏部員外郎坐事左遷邵州司馬卒曾少知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在東宮盛擇宮寮拜曾爲太子舍人時太子頻遣使訪召女樂命宮臣就率更署閱樂多奏女妓曾啓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豫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至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所以行戎有由餘兵強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餘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咬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効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內顒顒瞻仰德化而渴賢之美未被於民心好妓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啓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閑宴私多豫後庭妓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爲弊猶隱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群寮慢伎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下教令發德音屛倡優敦雅頌率更女樂並令禁斷諸使採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皆知殿下放鄭遠佞輝光日新凡在舍生孰不忻戴太子手令答曰比嘗聞公正直信亦不虛寡人近

日頗尋典籍至於政化偏所留心女樂之徒亦擬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意俄特授曾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明年有事於南郊有司立議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之位曾奏議請於南郊方設皇地祇及從祀等坐則禮得稽古義得緣情睿宗令宰相及禮官詳議竟依曾所奏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又固辭議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曾後坐事貶洋州刺史開元六年玄宗念舊特恩甄敘繼歷慶鄭等州刺史入拜光祿少卿遷禮部侍郎十五年卒子至

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寶應二年為尚書左丞時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試其所

通之學送名於省省試每經問義十條對策三道取其通否詔令左右丞諸司侍郎大夫中丞給舍等叅議議者多與綰同至議曰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見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也由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脩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出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儒道不舉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所以祿山一呼四海震蕩思明再亂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

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弊而秦始幷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用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終彼四百豈非學行道扇化行於鄉里哉自魏至隋僅四百載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生育德合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從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今西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由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勸不其謬歟秪足以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議者然之宰臣等奏

以舉人舊業以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依舊貢至所議來年允之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奏請兩都試舉人自至始也永泰元年加集賢院待制大曆初改兵部侍郎五年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徙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詞甚美麗擢拜左拾遺累遷給事中開元初每年賜射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近已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不存禮章多闕官貟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蘩采蘋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則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體有虧則絀其地是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

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容頗
失三侯之禮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動盈累千其算無數近河南河北
水潦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壘軍書日至河朔騷然命將除兇未圖
克捷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去歲豫亳兩州微遭旱損庸賦不辦以致
流亡聖人憂勤降使招恤流離歲月猶未能安人之困窮以至於此
今一箭偶中是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耻慚考古循今
則爲未可且禁衛武官隨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
戎時習不闕待寇寧歲稔率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幸甚幸甚自是乃
停賜射之禮俄轉中書舍人自開元初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
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
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絶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
也十年夏伊汝泛溢漂損居人廬舍溺死者甚衆景先言於侍中源
乾曜曰災眚所降必資脩德以禳之左傳所載降服出次即其事也誠
宜發德音遣大臣存問憂人罪已以荅天譴明公位存輔弼當發明

大體以啓沃明主不可緘默也乾曜然其言遽以聞奏乃下詔遣戶部尚書陸象先往賑給窮乏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後轉岐州入拜吏部侍郎卒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皆陸象先在中書引薦也開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說爲麗正殿脩書使奏請知章及秘書員外監徐堅監察御史趙冬曦皆入書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書竟不就後轉太常少卿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是歲玄宗封東嶽有詔應行從群臣並留於谷口上獨與宰臣及外壇行事官登於嶽上齋宮之所初上以靈山清絜不欲喧繁召知章講定儀註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諸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

故問卿耳於是勑三獻於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俄屬惠文太子薨有詔禮部選挽郎知章取捨非允爲門廕子弟喧訴盈庭知章於是以梯登墻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俄遷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秘書監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工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恡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天寶三載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爲觀上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仍令侍養御製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

就執別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崗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靜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兖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為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神龍中有尉氏李澄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為宋州參軍卒

席豫襄陽人湖州刺史固七世孫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為時所稱三遷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轉戶部侍郎充江南東道巡

撫使兼鄭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以前爲考功職事修舉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天寶初改尚書左丞尋檢校禮部中書封襄陽縣子玄宗幸溫泉宮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爲工手制褒美曰覽卿所進實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豫與弟晉俱以詞藻見稱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七載卒于位時年六十九疾篤謂其子曰吾亡三日斂斂已即葬勿更久留貽公私之煩家無餘財可賣所居聊備葬禮人嘉其達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

徐安貞者信安龍丘人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士稱之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天寶初卒

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以制科登第釋褐蒲州司法參軍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

以爲稱職開元中崇復用爲給事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
言皆以古義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秘書監
馬懷素右常侍元行冲受詔編次四庫羣書乃奏澣爲編脩使改秘
書少監尋丁憂免十二年出爲汴州刺史河南汴爲雄郡自江淮達
于河洛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皆
以清嚴爲治民吏歌之中書令張說擇左右丞之才舉懷州刺史王
丘爲左丞以澣爲右丞李元紘杜暹爲相以開府廣平公宋璟爲吏
部尚書又用戶部侍郎蘇晉與澣爲吏部侍郎當時以爲高選時開
府王毛仲寵幸用事與龍武將軍萬福順爲姻親故北門官見毛仲
奏請無不之允皆受毛仲之惠進退隨其指使澣惡之乘間論之曰
福順典兵馬與毛仲婚姻小人寵極則姦生若不預圖恐後爲患惟
陛下思之况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謹慎又是閹官便
於禁中驅使臣雖 過言庶裨萬一臣聞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惟聖慮密之玄 宗嘉其誠諭之曰卿且出朕知卿忠義徐俟其宜

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別駕澣與察善出城餞之因語禁中
諫語察性譚諧遽以澣語奏之玄宗怒令中書門下鞫問又召澣於
内殿謂之曰卿向朕道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而疑朕不密
而翻告麻察是何密耶麻察輕險無行常遊太平之門此日之事卿
豈不知耶澣免冠頓首謝罪乃貶高州良德丞又貶察爲潯州皇德
尉澣數年量移常州刺史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道採訪
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
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
河二十五里即達楊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
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數年復爲汴州刺史淮汴水運路自
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
澣乃奏自虹縣丁開河三十餘里入于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
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
石漕運難澁行旅弊之澣因高力士中助連爲兩道採訪使遂興開

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復勾剝貨財賂遺中貴物議薄之又納劉戒之女爲妾凌其正室專制家政李林甫惡之遣人掎摭其失會澣判官犯贓澣連坐遂廢歸田里天寶初起爲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時絳州刺史嚴挺之爲林甫所擠除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與澣皆朝廷舊德既廢居家巷每園林行樂則杖屨相過談讌終日林甫聞而患之欲離其勢五年用澣爲平陽太守卒於郡肅宗即位爲林甫所陷者皆得雪澣受褒贈

王澣幷州晉陽人少豪蕩不覊登進士第日以蒱酒爲事幷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澣感之撰樂詞以敘情於席上自唱自舞神氣豪邁張說鎮幷州澣益至會說復知政事以澣爲秘書正字擢拜通事舍人遷駕部員外櫪多名馬家有妓樂澣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說既罷相出澣爲汝州長史改仙州別駕至郡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爲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常在座於是貶道州司馬卒有文集十卷

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爲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爲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大行於時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及中宗即位以妖人鄭普思爲秘書監邕上書諫曰蓋人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身況臣爲陛下官受陛下祿而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群下竊議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挾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胸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爲明證孔丘

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干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効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天理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以與張柬之善出爲南和令又貶富州司戶唐隆元年玄宗清內難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改戶部員外郎又貶崖州舍城丞開元三年擢爲戶部郎中邕素與黃門侍郎張廷珪友善時姜皎用事與廷珪謀引邕爲憲官事洩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而構成其罪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爲陳州刺史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迴邕於汴州謁見累獻詞賦甚稱上旨由

是頗自矜衒自云當居相位張說爲中書令甚惡之俄而陳州贓汙事發下獄鞫訊罪當死許州人孔璋上書救邕曰臣聞明主御寓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屈終姦謀中損即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鞫訊待報將至極刑死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轅無取獸息禽視雖生何爲況賢爲國寶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

而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縫掖有効矣伏惟陛下寛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徳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黄泉附北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即以陽和之始難於用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劒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照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數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已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徳惟明主圖之疏奏邕以會減死貶爲欽州遵化縣尉璋亦配流嶺南而死邕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又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剥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不得進

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姦贓事發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匹及勣下獄吉温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勑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史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時年七十餘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後因恩例得贈秘書監

孫逖潞州涉縣人曾祖仲將壽張丞祖希莊韓王府典籤父嘉之天冊年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授蜀州新津主簿歷曲周襄邑二縣令以宋州司馬致仕卒年八十三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逖握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開元初應哲人奇士舉授山陰尉遷秘書正字十年應制登文藻宏麗科拜左拾遺張

說尤重其才逖日遊其門轉左補闕黃門侍郎李暠出鎮太原辟爲
從事暠在鎮與遊州節度使李商隱　于百樂州逖爲之記文士盛
稱之二十一年入爲考功員外郎集賢脩撰逖選貢士二年多得俊
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顏眞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
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二十四年拜逖中書舍人逖
自以通籍禁闈其父官纔邑宰乃上表陳情曰臣父嘉之雖當暮齒
幸遇明時綿歷驅馳纔及令長臣夙荷嚴訓累登清秩頻遷省闥又
拜掖垣墄近班榮臣則過量途遥日暮父乃後時在公府有偷榮之
責於私庭無報德之効反慚烏鳥徒屓鴛鴻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
微恩稍霑臣父玄宗優詔奬之授嘉之宋州司馬致仕尋丁父喪免
二十九年服闋復爲中書舍人其年充河東遊黜陟使天寶三載權
判刑部侍郎五載以風病求散秩改太子左庶子逖掌誥八年制勑
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
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

稱之以疾沉廢累年轉太子詹事上元中卒廣德二年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宿絳成遜弟適邁造適終左武衛兵曹宿歷河東掌記代宗朝歷刑部郎中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卒成字思退以父蔭累授雲陽長安尉歷監察御史轉殿中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奏充掌書記入爲屯田司勳二員外郎丁母喪免終制出爲洛陽令轉長安令時兄宿爲華州刺史因失火驚懼成瘖病成素孝悌蒼黃請急不俟報而趨華代宗嘉之歎曰急難之切觀過知仁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出爲信州刺史有惠政郡人請立碑頌德優詔褒美轉蘇州刺史貞元四年改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五年卒宿子公器官至信州刺史邕管經略使公器子簡範並舉進士會昌後兄弟繼居顯秩歷諸道觀察使簡兵部尚書子紓嶶並登進士第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中

[illegible]中[illegible]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下

劉　昫

## 文苑下


李華　蕭穎士(李翰附)　陸據　崔顥

王昌齡　孟浩然　元德秀　王維

李白　杜甫　吳通玄(兄通微)　盧景亮

王仲舒　崔咸　唐次(子扶 持 弟欵 欵子枝 持子彥謙)

劉蕡　李商隱(弟義叟)　溫庭筠　薛逢(子延珪)

李拯　李巨川　司空圖


李華字遐叔趙郡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天寶中登朝爲監察御史累轉侍御史禮部吏部二員外郎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穎士詞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疑其誣詞乃爲祭古戰場文熏汙之如故物置於佛書

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
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華著論言龜卜可廢通人當其言祿山陷京師玄宗出幸華扈從
不及陷賊僞署爲鳳閣舍人收城後三司類例減等從輕貶官遂
廢於家卒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眞卿書李陽冰篆額
後人爭模寫之號爲四絕碑有文集十卷行於時
蕭穎士者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
駢集如賈曾席豫張垍韋述輩皆有盛名而穎士皆與之遊由是
搢紳多譽之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居廣陵
毋喪即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
麻大[illegible]令斥[illegible]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林甫云擢無
庸之[illegible]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
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絕倫嘗
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即能

誦之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終以誕傲褊忿困躓而卒華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澀常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毎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祿山之亂友人張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者言其降賊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誾等傳兩卷上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上元中爲衞縣尉入朝爲侍御史

陸據者周上庸公騰六代孫少孤文章俊逸言論縱横年三十餘始遊京師舉進士公卿覽其文稱重之辟爲從事累官至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二載卒開元天寶閒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自有傳

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蒲博飲酒及遊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

年卒

王昌齡者進士登第補祕書省校書郎又以博學宏詞登科再遷汜水縣尉不護細行屢見貶斥卒昌齡為文緒微而思清有集五卷

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遊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張九齡鎮荆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

元德秀者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為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登第後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調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黜陟使上聞召補龍武錄事參軍德秀早失恃怙縗麻相繼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遂不娶婚族人以絕嗣規之德秀曰吾兄有子足繼先人之祀以兄子婚娶家貧無以為禮求為魯山令先是墮車傷足不任趨拜欲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為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為暴

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猛獸而還遂誠信化人大率此類秩滿南遊陸渾見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歲屬飢歉庖廚不爨而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爲高人所稱天寶十三年卒時五十九門人相與諡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于蒲遂爲河東人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聞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亦齊名閨門友悌多士推之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居母喪柴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拜吏部郎中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瘖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

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其樂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會縉請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乾元中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閒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譚爲樂齋

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絶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脩心之旨捨筆而絶代宗時縉爲宰相代宗好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閒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翌日上之帝優詔襃賞縉自有傳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來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旣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旣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

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傍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爲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

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

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謂元和中詞人元
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
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
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篇無所聞騷人作而
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
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
賦栢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
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
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閒爲
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狀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
槩稍存宋齊之閒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
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盖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
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不取
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

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之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
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
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
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
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
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
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
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
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
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
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爾自
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文集六十卷

吳通玄海州人父道瓘爲道士善教誘童孺大曆中召入宫爲太
子諸王授經德宗在東宮師道瓘而通玄兄弟出入宫掖侍太

子遊故遇之厚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文彩綺麗通玄幼應神童舉釋褐秘書正字左驍衛兵曹大理評事建中初策賢良方正等科通玄應文詞清麗登乙第授同州司戶京兆戶曹貞元初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舍人知制誥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等同視草陸贄富詞藻特承德宗重顧經歷艱難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由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褊急屢妒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只自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言遂以爲名奔播之時道途或豫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百揆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寢贄以通玄援引朋黨於禁中叶力排己故欲廢之德宗[illegible]計會贄權知兵部侍郎知貢舉乃正拜之罷內職皆通玄譖之也十年自起居郎拜諫議大夫知制誥通玄自以久次當拜中書舍人而反除諫議殊失望陸贄與宰相竇參相惡參從子給事中申參尤寵之每預中書擬議所至人呼申爲

喜鵲申嗣虢王則之從父甥也申與則之親善則之爲金吾將軍好學有文申與則之潛結吳通玄兄弟爲黨共傾陸贄則之令人造謗書言贄考試舉人不實招納賄賂時通玄取宗室女爲外婦德宗知之既聞申則之譖陸贄綱紀伺之果與通玄結構其謀帝大怒罷竇參知政事尋貶郴州司馬竇申錦州司戶李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帝召見之親自臨問責以汙辱近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尋以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代竇參通微建中四年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召充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與弟通玄同職禁署人士榮之七年改禮部郎中尋轉中書舍人通玄死素服待罪於國門帝特宥之通微亦不敢爲喪服通玄詞藻婉麗帝尤憐之貞元初昭德王皇后崩詔李紓爲諡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詔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

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嗜學工文不就鄉舉

凡與結交必知名之士與楊頊梁肅裴樞爲忘形之契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累轉尚書郎元和五年自職方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溫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京兆尹楊憑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仲舒與憑善宣言於朝言夷簡掎摭憑罪仲舒坐貶硤州刺史遷蘇州穆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其年出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戶輸稅長慶三年冬卒于鎮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銳位終給事中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鄭餘慶李夷簡辟爲賓佐待如師友及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敬宗欲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勳舊自興元隨表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栖楚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

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咸嫉其矯畢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等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堆積夜分省覽剖判決斷無毫釐之差胥吏以爲神人入爲右散騎常侍秘書監大和八年十月卒初鋭佐李抱眞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朔禁遊客鋭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黒子願以爲志咸之生也果有黒子其形神即盧老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悽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霑襟言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二十卷

唐次幷州晉陽人也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建中初進士擢第累辟使府貞元初歷侍御史竇參深重之轉禮部員外郎八年

參貶官次坐出爲開州刺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臯抗表請爲副使德宗密諭臯令罷之次久滯蠻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歎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罹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爲古之昏主何自諭如此改夔州刺史憲宗即位與李吉甫同自峽内召還授次禮部郎中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章武皇帝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傾陷嘗閲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辨謗之書實君人者時宜觀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録未盡卿家傳史學可與學士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功脩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沴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陳矣至於處神明之奥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説正言勝則爲忠爲讜邪言

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德豈止鷃鴂彫卉薏苡惑珠者哉況在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逖覽前聞緬想近古招賢員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搢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理旨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迹敘瑕釁之本末紀謠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塈讒之命我皇脩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昃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憲宗優詔荅之次子扶持

扶字雲翔元和五年進士登第累佐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出爲刺史大和初入朝爲屯田郎中十五年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

奏內鄉縣行市黃㵎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淅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碩裛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十年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承禁繫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枷禁者勑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繫三代瘐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䟽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䟽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俄轉司勳郎中八年充弘文館學士判院事九年轉職方郎中權知中書舍人事開成初正拜舍人踰月授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團練觀察使四年十一月卒于鎮扶佐幕立事登朝有名及廉問甌閩政事不治身歿之後僕妾爭財詣闕論訴法司按劾其家財十萬貫歸於二妾又嘗枉殺部人爲其家所訴行已前後不類時論非之

持字德守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入朝爲侍御史尚

書郎大中末自工部郎中出爲容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畧招討使入爲給事中大中末檢校左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節度靈武六城轉運等使進位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洺磁觀察處置等使卒子彥謙字茂業咸通末應進士才高負氣無所屈降十餘年不第乾符末河南盜起兩都覆没以其家避地漢南中和中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累奏至河中節度副使歷晉絳二州刺史彥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音樂博飲之技無不出於輩流尤能七言詩少時師溫廷筠故文格類之光啓末王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責參佐彥謙與書記李巨川俱貶漢中掾曹時楊守亮鎮興元素聞其名彥謙以本府叅承守亮見之喜握手曰聞尚書名久之矣邂逅於茲翌日署爲判官累官至副使閬壁三郡刺史卒於漢中有詩數百篇吏部侍郎薛廷珪爲之序號鹿門先生集行於時子渙位亦至郡守次弟歡款欣

歟貞元六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登朝爲御史出爲郡守卒子枝
枝字已有會昌末累遷刑部員外轉郎中累歷刺史卒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父勉蕡寶曆二年進士擢第博學善屬文尤
精左氏春秋與朋友交好譚王霸大略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
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閹寺權盛握兵宮闈橫制天下天子廢立
由其可否干橈庶政當時目爲南北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蕡草
澤中居常憤惋文宗即位恭儉求理大和二年策試賢良曰朕聞
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簡凝日用而不
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
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僞滋
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
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
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
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

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太
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隋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
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怪風靡積訛成蠹其擇
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
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盭致
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懵冀
臻治平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
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
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脩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
源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
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中庸期
在洽聞朕將親覽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唯蕡切論黃
門太橫將危宗社對曰臣誠不佞有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
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進但懷憤懣抑思有時而一發

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祅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齊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爾伏惟聖策有祗荷不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志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倿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脩已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

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制由中外之法殊生徒隳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蔵闕之言審政辨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則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爲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非存亡之變臣請披歷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格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

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世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罷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

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
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
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
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畧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爲
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
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
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閽弑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
踈遠賢士暱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
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弑
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
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外專陛
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狀天
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
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

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卲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淩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内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爰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戰賊之禍故春

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殺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効無旰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強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

之二代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死傷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

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毋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賔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淸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内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

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兆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

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言未盡其方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於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壽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

七月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恤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墮之人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

盟特以日者美其能一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
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
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
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
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
事以脩武備隄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
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
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
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
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
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
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
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
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

無伏節死難之義皆先王經文緯武之言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以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謂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考其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道其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

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言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

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遥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末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行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蕡條對歎服嗟悒以爲漢之晁董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黄門之怨唯登科人李郃謂人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顔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辟爲從事待如師友位終使府御史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鎭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鎭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鎭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讎怨商隱既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弘正鎭徐州又從爲

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為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為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為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羲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為賓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溫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大中初應進士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脩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縞之徒相與蒱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為巡官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為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遊狹斜久不刺謁又乞索於揚子院醉而犯夜為虞

候所擊敗面折齒方還揚州訴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極言庭筠狹斜醜迹乃兩釋之自是汙行聞于京師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寃屬徐商知政事頗爲言之無何商罷相出鎮楊收怒之貶爲方城尉再遷隋縣尉卒子憲以進士擢第弟庭皓咸通中爲徐州從事節度使崔彥曾爲龐勛所殺庭皓亦被害庭筠著述頗多而詩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

薛逢字陶臣河東人父倚逢會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崔鉉罷相鎮河中辟爲從事鉉復輔政奏授萬年尉直弘文館累遷侍御史尚書郎逢文詞俊拔論議激切自負經畫之略久之不達應進士時與彭城劉瑑尤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揚歷禁署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俄而瑑知政事或薦逢知制誥瑑奏曰先朝立制兩省官給事中舍人除拜須先歷州縣逢未嘗治郡宜先試之乃出爲巴州刺史旣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爲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

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隄避路人咸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銜之又出爲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爲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塵輕鐸又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遷秘書監卒子廷珪中和中登進士第大順初累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奉使太原復命昭宗幸華州改左散騎常侍移疾免客遊成都光化中復爲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尚書左丞入梁至禮部尚書

李拯字昌時隴西人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乾符中累佐府幕黃巢之亂避地平陽僖宗還京召拜尚書郎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僖宗再幸寶雞拯扈從不及在鳳翔襄王僭號逼爲翰林學士拯既汚僞署心不自安後朱玫秉政百揆無敘典章濁亂拯嘗朝退駐馬國門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

王出奔京城拯爲亂兵所殺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拯既死伏其屍慟哭賊逼之堅臥不動又臨之以兵至於斷一臂終不顧爲賊所害人皆傷之

李巨川字下已隴右人國初十八學士道玄之後故相逢吉之姪曾孫父循大中八年登進士第巨川乾符中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祿位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誅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不聳動重榮收復功巨川之助也及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罪參佐貶爲漢中掾時楊守亮帥興元素知之聞巨川至喜謂客曰天以李書記遺我也即命管記室累遷幕職景福中守亮爲李茂貞所攻城陷以部下數百人欲投太原入秦爲華軍所擒巨川將從守亮亦被械繫在途巨川題詩於樹葉以遺華帥韓建詞情哀鳴建欣然解縛守亮誅即命爲掌書記俄而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

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宁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輻湊巨川灑翰陳敘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即時巨川之名聞于天下昭宗還京特授諫議大夫仍留佐建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進兵入潼關建懼令巨川見全忠送款至河中從容言事巨川指陳利害全忠方圖問鼎聞巨川所陳心惡之判官敬翔亦以文筆見知於全忠慮得巨川減落名價謂全忠曰李諫議文章信美但不利主人是日爲全忠所害

司空圖字表聖本臨淮人曾祖燧密令祖彖水部郎中父輿精吏術大中初戶部侍郎盧弘正領鹽鐵奏輿爲安邑兩池榷鹽使檢校司封郎中先是鹽法條例疎闊吏多犯禁輿乃特定新法十條奏之至今以爲便入朝爲司門員外郎遷戶部郎中卒圖咸通十年登進士第主司王凝於進士中尤奇之凝左授商州刺史圖請從之凝益知重洎廉問宣歙辟爲上客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

客分司圖與之遊携嘉其高節厚禮之甞過圖舍手題于壁曰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携乃復入朝路由分陝謂陝帥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爲賓佐其年携復知政事召圖爲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袋遷本司郎中其年冬巢賊犯京師天子出幸圖從之不及乃退還河中時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圖頗厚數年徽受詔鎭潞乃表圖爲副使徽不赴鎭而止僖宗自蜀還次鳳翔召圖知制誥尋正拜中書舍人其年僖宗出幸寶雞復從之不及退還河中龍紀初復召拜舍人未幾又以疾辭河北亂乃寓居華陰景福中又以諫議大夫徵時朝廷微弱紀綱大壞圖自深惟出不如處移疾不起乾寧中又以戶部侍郎徵一至闕廷致謝數日乞還山許之昭宗在華徵拜兵部侍郎稱足疾不任趨拜致章謝之而已昭宗遷洛鼎欲歸梁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見誅力疾至洛陽謁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極野璨知不可屈詔曰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

外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仕非專於祿
食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棲衡之志可放還山
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自
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晚年爲文尤事放達嘗擬白
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
亭爲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葺於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
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
且聵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
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謂予曰吾嘗爲汝
師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爲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
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
與靖節醉吟弟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以居士
歌題於東北楹曰咄諾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
教閑處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鑪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

偏僻伎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荅云酬辱莫其詭激
嘯傲多此類也圖旣脫柳璨之禍還山乃預爲壽藏終制故人來
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
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圖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
歲時村社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
色王重榮父子兄弟尤重之伏臘饋遺不絕於途唐祚亡之明年
聞輝王遇弒于濟陰不懌而疾數日卒時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
卷圖無子以其甥荷爲嗣荷官至永州刺史以甥爲嗣嘗爲御史
所彈昭宗不之責

贊曰國之華彩人文化成間代傑出奮藻摛英騏驥逸步咸韶
正聲燦然緗素下視姬嬴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下

左奉議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校正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劉　昫　等撰

## 方伎

崔善爲　薛頤　甄權 弟立言　宋俠
許胤宗　乙弗弘禮　袁天綱　孫思邈
明崇儼　張憬藏　李嗣眞　張文仲
尚獻甫 裴知古附　孟詵　嚴善思
金梁鳳　張果　葉法善　僧玄奘
神秀 六祖慧能弟子普寂義福附　一行 泓師　桑道茂

夫術數占相之法出于陰陽家流自劉向演鴻範之言京房傳焦贛之法莫不望氣視祲懸知災異之來運策揲蓍預定吉凶之會固已詳於魯史載彼周官其弊者肆業非精順非行僞而庸人不脩德義妄冀遭逢如魏豹之納薄姬孫皓之邀青蓋王莽隨式而移坐劉歆聞讖而改名近者綦連耀之構異端蘇玄明之犯宮

禁皆因占候輔此姦兇聖王禁星緯之書良有以也國史載袁天綱前知武后恐匪格言而李淳風刪方伎書備言其要舊本錄崔善爲已下此深於其術者兼桑門道士方伎等並附此篇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也祖顥後魏員外散騎侍郎父權會齊丞相府參軍事善爲好學兼善天文筭曆明達時務弱冠州舉授文林郎屬隋文帝營仁壽宮善爲領丁匠五百人右僕射楊素爲揔監巡至善爲之所索簿點人善爲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無差失素大驚自是有四方疑獄多使善爲推按無不妙盡其理仁壽中稍遷樓煩郡司戶書佐高祖時爲太守甚禮遇之善爲以隋政傾頹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聽察因其身短而傴謿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胷前別有頭高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事因購

咏言者使加其罪時傅仁均所撰戊寅元曆議者紛然多有同異李淳風又駁其短十有八條高祖令善爲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駁正貞觀初拜陜州刺史時朝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善爲上表稱畿内之地是謂戶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虛近實遠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後歷大理司農二卿名爲稱職坐與少卿不協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

薛頤滑州人也大業中爲道士解天文律曆尤曉雜占煬帝引入内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頤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遷太史令貞觀中太宗將封禪泰山有彗星見頤因言考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亦言其事於是乃止頤後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於九嵏山拜頤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勑於觀中建一清臺候玄象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聞奏前後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後數歲卒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爲秘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庫狄嶔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垜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髃一穴應時即射權之料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立言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脉曰其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録驗方五十卷

宋俠者洺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王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録十卷行於代

許胤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兎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旣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己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誡願戒之在得煬帝即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内漸亂玄象錯謬内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荅帝迫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自是帝嘗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没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大鼎次至弘禮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背已下當爲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爲資官令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年至洛陽時杜淹王

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糺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初爲武職復謂淹等貳拾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巂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曰來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綱天綱謂杜公曰即當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夫太常卿貶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軌客遊德陽嘗問天綱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臺僕射引

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之言然目氣赤脈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為將軍恐多殺人願深自誡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看於是步於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實不可窺測後當為天下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

犀貫腦兼有玉枕文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岳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是月而卒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為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

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
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爲之賦其序曰癸酉之
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
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
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
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
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
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
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
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
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
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
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
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

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侹儆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

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眞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其先平原士族世仕江左父恪豫州刺史崇儼年少時隨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者崇儼盡能傳其術乾封初應封岳舉授黃安丞會刺史有女病篤崇儼致他方殊物以療之其疾乃愈高宗聞其名召與語悅之擢授冀王府文學儀鳳二年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閤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加允納潤州栖霞寺是其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爲製碑文親書於石論者榮之四年爲盜所殺時議以爲崇儼密與天后爲厭勝之法又私奏章懷太子不堪承繼大位太子密知之潛使人害之優制贈侍中謚曰莊仍拜

其子珪爲秘書郎珪開元中仕至懷州刺史
張憬藏許州長社人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詹事蔣儼年少時嘗遇憬藏因問祿命憬藏曰公從今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又經六年據此合是死徵然後當享富貴名位俱盛即又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高麗被莫離支囚於地窖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與之告別自云當死俄而有勑許令致仕左僕射劉仁軌微時嘗與鄉人靖思賢各齎縑贈憬藏以問官祿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雖暫解黜終當位極人臣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向海東効力固辭思賢之贈曰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爲僕射思賢尚存謂人曰張憬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繼而死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內憬藏相人之妙皆此類竟不仕以壽終

李嗣眞滑州匡城人也父彥琮趙州長史嗣眞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弱冠明經舉補許州司功時左侍極賀蘭敏之受詔於東臺脩撰奏嗣眞弘文館參預其事嗣眞與同時學士劉獻臣徐昭俱稱少俊館中號爲三少敏之旣恃寵驕盈嗣眞知其必敗謂所親曰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年京中大飢乃求出補義烏令無何敏之敗脩撰官皆連坐流放嗣眞獨不預焉調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居春宮嗣眞嘗於太清觀奏樂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槩儼曰此太子所作寶慶樂也居數日太子廢爲庶人槩等以其事聞奏高宗大奇之徵拜司禮丞仍掌五禮儀注加中散大夫封常山子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無罪嗣眞上書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斤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果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疎陛下君臣後謀除國家良善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

特迴天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疏奏不納壽爲後臣所陷配流嶺南萬歲通天年徵還至桂陽自筮死日預託桂陽官屬備凶器依期暴卒則天深加憫惜勑州縣遞靈轝還鄉贈濟州刺史神龍初又贈御史大夫撰明堂新禮十卷孝經指要詩品書品畫品各一卷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爲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即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行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脚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

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虔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爲首

尚獻甫衞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爲道士則天時召見起家拜太史令固辭曰臣久從放誕不能屈事官長則天乃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不隸秘書省以獻甫爲渾儀監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又令獻甫於上陽宮集學者撰方域圖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土諸侯太史之位熒火也能剋金是臣將死之徵則天曰朕爲卿禳之遽轉獻甫爲水衡都尉謂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天甚嗟異惜之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依舊隸秘書監

時又有雍州人裴知古善於音律長安中爲太樂丞神龍元年正月享西京太廟知古預其事謂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和當

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復改國為唐知古又能聽婚夕環珮之聲知其夫妻終始後卒於太樂令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勅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為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為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為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為子平里壽卒年九十三詵所居官好勾剝為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必効方各三卷

嚴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學涉知名尤善天文曆數及卜相

之術初應消聲幽藪科舉擢第則天時爲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上表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稍遷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則天以問善思善思對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且有臣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昌宗其占驗皆此類也神龍初遷給事中則天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奏議曰謹按天元房録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則天太后卑於天皇大帝今欲開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闕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隙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太后權揔萬機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在禮經緣情爲用無足依準況今事有不安

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
者然以兩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
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胤
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安後嗣亦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
晉之頹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
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臣伏以合葬者人緣私情不合者前循故事
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
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
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
之神必泰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
欲使社稷長享天下又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疏奏不納景龍
中遷禮部侍郎出為汝州刺史睿宗在藩善思嘗謂姚元之曰相
王必登帝位及踐祚元之以事聞奏由是召拜右散騎常侍唐隆
元年鄭愔謀冊譙王重福為帝乃草偽制除善思為禮部尚書

知吏部選事及譙王下獄景雲元年大理寺奏善思與逆人重福通謀合從極法給事中韓思復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惟輕有國恒典嚴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擅內恃寵宮掖謀危社稷善思此時乃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遊重福謀陷韋氏劾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節寧即奔命一面疏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可宥推刑是恤理合昭詳請付刑部集羣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奏懇直睿宗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靜州無幾遇赦還年八十五開元十七年卒初善思為御史時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吏所陷當死善思愍其老密表奏請允濟乃得免誅善思後見允濟竟不自言其事韓思復奏免善思之罪亦未曾有所言謝時人稱其長者善思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寶應中授太常員外卿始善思父徐州長史延及善思俱年八十五而卒廣德二年向卒又年八十五向兄前趙郡司馬宙長向十歲

向卒時宙並無恙
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時哥舒翰爲節度使詔入京師裴冕爲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後在武威梁鳳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不拜中丞即得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深謝絕之其後安祿山反南犯洛陽僭稱僞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奏冕爲御史中丞追赴京冕又詰曰事驗也冕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不可說冕志之即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北如靈武冕會之勸成策立改元爲至德元年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冕奏之肅宗召拜都水使者梁鳳在河隴謂呂諲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須得一大驚怖即得諲後至驛責譲驛長榜之驛吏武將性麤猛持弓矢突入射諲矢兩發幾中諲面諲踰牆得免以報梁

鳳梁鳳曰此必入相逾年譔自黃門侍郎知政事梁鳳在鳳翔李
揆盧允二人同見之俱素服自稱選人梁鳳謂之曰公等並至清
望官那得云無官揆允以實對梁鳳遣二人行謂揆曰公從舍人
即入相一年內事謂允曰公好即是吏部郎中及尅復兩京揆自中
書舍人知禮部侍郎事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乃以允爲吏部郎
中其驗多此類爾後伴龍聾以自晦冕爲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
尹劒南節度使有進止令將梁鳳行後乃病卒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於中條山往來汾晉閒時人傳
其有長年祕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
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
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
使絕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
齎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輿入宮中玄宗初即位親訪
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筭

人而知矣壽善惡玄宗令筭果則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巵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齗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眞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眞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游外方之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畀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雜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

玄宗爲造栖霞觀於隱所在蒲吾縣後改爲平山縣
道士葉法善括州括蒼縣人自曾祖已三代爲道士皆有攝養占卜
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
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爲道士因留在內道場供待甚厚時
高宗令廣徵諸方道術之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
財物有虧政理請覈其眞僞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乃出
九十餘人因一切罷之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
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
皆魅病爲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乃愈法善
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
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睿宗即位
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爲道
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爲
比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死於開元之庚子凡一百七歲八年卒

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祕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源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閬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絕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應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朕當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奏昌言謀叅隱諷事宜弘益歎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曾莫慭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叅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玄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為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勅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

高宗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勑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伎送玄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玄奘乃奏請逐靜翻譯勑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爲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爲業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昔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達摩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

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達摩傳慧可慧可
嘗斷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
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
門神秀旣師事弘忍弘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
圓照無先汝者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荆州居於當陽山
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勑當陽山置度門寺以
旌其德時公王已下及京都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
萬數中宗即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張説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
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厖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神秀
同學僧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埒弘忍卒後慧能住
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
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
慧能謂使者曰吾形皃矬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
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

爲北宗慧能爲南宗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說及徵士盧鴻一皆爲其碑文神秀卒後弟子普寂義福並爲時人所重

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少時徧尋高僧以學經律時神秀在荊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神秀因薦普寂乃度爲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勑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競來禮謁普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于都城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曾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號爲大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寛及其妻子並衰麻列于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送閭里爲之空焉

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後隷京城慈恩寺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

途經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齎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以二十年卒有制賜號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爲製碑文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僧一行姓張氏先名遂魏州昌樂人襄州都督郯國公公謹之孫也父擅武功令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玄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賾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與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爲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睿宗即位勑東都留守韋安石以禮徵一行固辭以疾不應命

後步往荆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眞以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令其
族叔禮部郎中洽齎勑書就荆州強起之一行至京置於光太殿
數就之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皆切直無有所隱開元十年永穆
公主出降勑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為高宗末
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為
例上納其言遽追勑不行但依常禮其諫諍皆此類也一行尤明
著述撰大衍論三卷攝調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經及太一局遁甲經
釋氏系錄各一卷時麟德曆經推步漸疎勑一行考前代諸家曆
法改撰新曆又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黃道游儀以
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於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數立衍以應之
改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謚曰大慧禪師初
一行從祖東臺舍人太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
續而成之上為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出內庫錢五十萬為起塔
於銅人之原明年幸溫湯過其塔前又駐騎徘徊令品官就塔以

告其出豫之意更賜絹五十疋以蒔塔前松柏焉初一行求訪師
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
立於門屏閒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
遠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
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
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甞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
之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
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時
又有黃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視山原即為之圖張說深信重之
桑道茂者大曆中遊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
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脩奉天城道茂請
高其垣牆大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蒼卒出幸至奉
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
賛曰術數之精事必前知災如垂象變告無疑怪誕之夫誣罔著

鼂致彼庸妄幸時艱危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左奉議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校正